

灿烂季节

小思著



城出版社

灿烂季节

小 思 著

花城出版社



2007.5/973

灿烂季节

小思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1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734-6

I·2339 定价:13.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青春派女作家小思继《大一女生》、《寂寞十七岁》之后推出的描写大中学生生活的又一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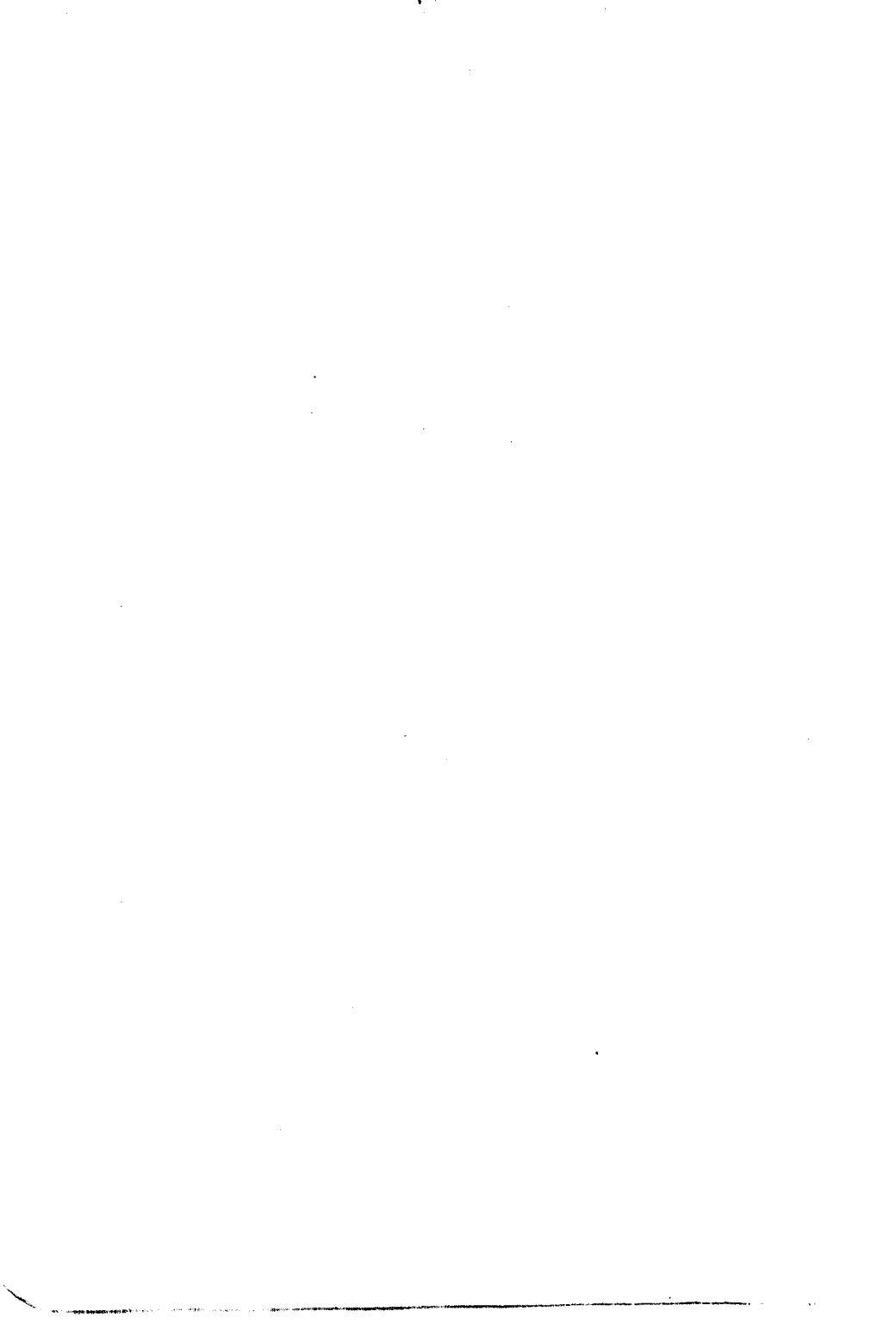
小思是描写校园生活的高手。校园那宿舍、饭堂、教室三点成一线的本属枯燥的生活，在她的笔下是如此丰富多彩；那林荫道、池塘边、操场上三位成一体的本属乏味的爱情，被她演绎得如此温馨浪漫；那上下铺、同桌间、考场上三分成一统的本属平淡的竞争，也被她描写得那么风烟滚滚，杀气腾腾……

《大一女生》出，读者誉之为中国的《简爱》；《寂寞十七岁》出，读者比之为大陆的《窗外》，这本《灿烂季节》呢——

目 录

1	别人的城市
115	初恋，一道沉重的心锁
139	缘分的天空
167	十七封未发出的情书
201	男大学生日记

别人的城市



当苏杭刚走进资料室翻开一本数寸厚的《Larousse》法文原版大词典时，口袋里的传呼机就急匆匆地尖叫起来：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声音在静穆的资料室里显得格外突兀尖锐。苏杭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感觉到资料室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而且全是不满和指责的，她难堪至极，只好啪地合上字典，然后低着头急急地走出资料室。在门口，她一摸额头，全都是汗。

不用看屏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她也知道是谁传呼她。这个小小的传呼机刚刚两天前才到她手中，知道号码的就他一人。

“喂，您好。”电话通了，苏杭习惯地问好。她的声音细细的，轻轻的，很耐听。

“嗯，”另一边是个沉闷的声音，“我今天有空，你过来吧，时间是 17 点至 19 点。”

苏杭握着电话筒一时没出声。电话里那种命令式的语气让她感到不舒服。他把她当什么了——计时工？是的，她确实不过是名家庭教师，高级打工的，但她毕竟还是这座南方都市里赫赫有名的外贸大学的堂堂硕士生啊！

“不……”苏杭直了直身子，正要拒绝，可是，电话那端已挂了。

挂了？没出声“再见”就挂了？！苏杭皱了皱眉，生气地

把话筒重重扣上。电话亭里收费的阿伯不满地扫了她一眼，她有点脸红，但没顾得上道歉，苏杭又重新拿起话筒重新拨号。

然而，一连拨了三次，全是占线。

苏杭扔了电话，无可奈何地走出电话亭。她看了看表：16点30分。若要出去做家教的话，现在就得走了，苏杭闭了闭眼，她觉得头在隐隐地疼……

这份令她头疼的家教工作是同寝室的德语研究生于鹰给她的。那天，苏杭开了台灯坐在拉紧了床帘的床上看法国作家加缪的《L' étranger》（《局外人》），睡她上铺的于鹰正进行着外出约会前的最后一道化妆程序：抹唇膏。突然于鹰转过头来问苏杭：“阿杭，想不想‘炒更’？”

苏杭顿了顿，没来得及开口，于鹰隔着帘子自顾自说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要去巴黎，但他一丁点儿也不懂法语，于是想找个家教。我看你整天闲着看小说，还不如给他上两节课赚外快。这种课最容易糊弄了！再说，你看咱这点研究生补助，还不够‘花园’的一顿西餐呢……”

听着于鹰又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补助，炒更，外快，苏杭觉得有点烦。于鹰虽然才是二年级研究生，比自己低了一年，但炒更的经验却令她咋舌。当陪同，做翻译，搞公关，于鹰样样都轻车熟路。苏杭记得几天前她刚为一支来自法兰克福的足球队做临时翻译，周末时候便带了一车子球员专门逛商场，并用她一口流利的德语游说那些队员到处购物，这批来自高消费国家的队员们在知道了马克与人民币的比值之后再看看那些标价觉得一切都便宜得不可思议，于是半天之内个个都笑容满面地扛了大包小包，于鹰则坐在车上懒懒地看着司机忙忙碌碌地在各家商场收回扣。没人知道那一天里她究竟得了多少回扣。

“阿杭，去不？那人是个不大不小的‘款’，有私车有私

房，你可以狠狠地要价。你不好意思跟他谈价格的话我帮你去谈……”

苏杭坐在床上笑了笑，她感谢于鹰的侠义，不过她还是没有多大心动。虽然一月一百七十元的研究生补助确实——拿于鹰的话说——确实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不过，她搞搞资料翻译得些稿费，那也够用了。苏杭极爱清静，当家教每天要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那种挤车的烦躁和拥塞恐怕她一天也不能忍受。

“而且，我可以让他来学校里上课，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外出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出校园。”于鹰一边收拾小提包一边继续说。

苏杭若有所思地放下手中的书。

“怎么样，答应了吧。我帮你要价，每小时最低 30 元。这活比起你翻译资料轻松多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就这样，苏杭没说一句话，便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款’”的家庭教师。

苏杭第一次上课就在第二天。是于鹰腰中的那台中文机告诉苏杭她那学生已在校园里的某个地方等她。于是苏杭就带了一本《法语》第一册前去上课。

她没看清楚学生长得怎么样，甚至连学生姓什么也没有问，整整两个小时里她全都在耐心地纠正那学生的发音：

“你看我的嘴型，[α] 张得最大，[ɑ] 其次，[ø] 最小。请跟着我念 [α]、[ɑ] ……”

可是苏杭的认真和努力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当时间才过去一个小时，款爷学生便学得有点敷衍了事了。若发音容易，他就半闭着眼机械地跟着念几遍，可一碰到难发的鼻化音时，他就瞪起眼睛，然后四处张望，这时苏杭若坚持要他学下

去的话，他就垂下一边眼眉，并时不时地从齿间冒出一声声不耐烦的“嘶嘶”声。苏杭被那声音弄得心神不定，于是抬起头望着他的脸不解地问。“你究竟想不想学法语。”

“不想。”没想到那学生回答得很干脆。

“那你干嘛请家教？”

“是我叔叔要我学的，他在巴黎。”

听了这话，苏杭差点想笑。眼前这学生看上去似乎也有三十多岁了吧，怎么回答刚才她的问话时竟像个小学生。

“那你以后还打算再学吗？”她又问。

“不学也得学呀，”他一脸无奈，“不然我怎么在法国呆！”

“可是法语很难学，何况你一点基础也没有。”苏杭似乎在劝他放弃学习。

“我又不想学得像你那样好，我只想学一些常用的话，百来句就够了，例如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这东西价格多少，我想吃什么，来杯白兰地等等。对了，你也不用教我发音，发音太难学了，你就用汉字把这些法国话注出来，我回去背熟就行了。”

苏杭再次听得哭笑不得：“那怎么行呢？法语的许多发音都不是能拿汉语注得出的。再说，你不学点语法，你怎么看报，怎么写信，怎么跟人家交谈？不行的！”

学生听罢，又垂下一边眼眉，并从齿间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嘶——”说：“唉，那就学吧，那就学吧。反正我就靠你了。”

“不，你不能靠我，你得靠自己。”苏杭认真地纠正。

后来，在苏杭的坚持下，款爷学生又硬着头皮学了大半个小时。当后来他开始频频看表时，她打停住了。

“你还有事吗？”

“我还要回家等一个电话，谈一笔生意的。”

苏杭没再说话，她合了课本。

学生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鼓鼓的钱包，打开，苏杭看到了里面一叠厚厚的百元大钞。她赶紧把目光转向别处，似乎窥视了一个不该窥视的秘密。

“给。”学生把两张钞票送给她。

“你给得太多了。”苏杭手抱着书本，轻轻地说。

学生抽回一张。

“每小时 30，你只需给 60。”

“我没零钱。”

“那给 50 吧。”她不看学生的脸。

“真烦。”学生又打开钱夹，哗哗地翻了一阵，终于翻出一张绿色的钞票。

苏杭接过了。

“我要回家了。你跟我去吗？”

“去哪儿？”她不解。

“去我那儿呀！”

“去你那儿干嘛？”

“玩呗！”

“不。”

“你怕？”

“我干吗要怕？”苏杭困惑地瞪着他，我只是不喜欢出校园罢了。”

“得得得，”学生站起身来，“你不去我也不勉强。我走了。”

“嗯——哎，”苏杭突然叫住了他，“你家离学校远吗？”

学生一听，转回头来，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神色，然后明

白什么似的笑了笑，说：“不远，打的 20 块！你突然想去了，是不是？”

苏杭微微笑了笑，没说话。她确实是突然想去了，因为在短短一瞬间里她突然很想看看一个款爷的家会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个漂亮但毫无生机的太太，是不是客厅被装饰得像皇宫一般？是不是养了一条名贵的哈叭狗？是不是款爷一回家就被两个保姆殷勤侍候的……

“要走就快走吧，我还要等电话。”学生在催她。

二十分钟后，苏杭站在款爷的家门前了。

没有太太，没有哈叭狗，没有保姆，甚至没有一整套必备的家具！苏杭疑惑了。

学生只是径直往电话机走去。门没开时，他们就听到了电话铃大作。

“你还没有太太吗？”待学生放下话筒，苏杭不相信地问。

“太早结婚没意思啦。”

她有点明白了刚才他为什么在她拒绝来这儿时说了那么一句：“你怕？”——这是一个单身男性的家。

“这是刚买下的套房，在买房之前我一直住酒店，住酒店可以不用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但是住酒店没有家的感觉。”学生跟她解释。

苏杭点点头。

“但买了房子后仍没有‘家’的感觉。”学生说着打开一个房间，里面是空的；又打开一个，除了一张席梦思两张真皮沙发外，也没有其它了，“这是给客人住的，有客来就住这儿。”他解释道。再打开第三个房间，那是他的卧室，苏杭匆匆瞄了一眼：席梦思、音响，衣柜衣架。东西不多，因此显得清爽。她赶紧退回到客厅，因为站在卧室门前，她闻到了古龙水和其

它气味混合着的男性房间所特有的气息，这气息让她突然紧张。

“你接到了你要等的电话了吗？”坐在客厅里的真皮沙发上，看着学生从冰箱里取出矿泉水，苏杭轻轻地问。

“没，那个电话误了。”

“哦。”她替他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今晚我们去酒店吃饭。”学生命令似的说。

“不，我想早点回校。”

“得得得，我不勉强你。”学生的语气里有了点不满，可能是他的命令没得到顺从的缘故。

“听阿鹰说，你研究生念了两年多了？”过了一会，他问道。

“嗯，不像吗？”

“不像，你看上去只是个十八九岁的中学生。”

“不至于吧。”苏杭抿了口矿泉水。她注意到了客厅角落里堆满了同一种牌号的矿泉水空瓶。

“你猜我几岁了？”他又问。

苏杭抬头仔细地看看他的脸——这是她第一次正面打量他——在心中估计出一个数字后又减去了两三岁，然后轻轻地，不自信地问：“三十么？”

“差不多。”学生没否定，也没肯定。苏杭不知道他究竟多少岁。

“你做生意很忙的吗？”她问。

“很忙，白天很少在家。”

“那吃饭呢？”

“一般都在酒店里吃。”

苏杭听了，吓了一跳。

“我回家后哪有力气和时间自己做饭？再说，挣了钱就是得花钱嘛，不然，钱有什么用？”学生知道了她的心思，便淡淡地解释了一番。

“哦——那你现在还要学法语，不是更忙了？”

“那有什么办法？我本来就愿意出双倍的钱让你来我这儿教，可阿鹰说你不会愿意的。那叫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总得学法语呀！”

“你可以请另外的家教！”

“阿鹰不让。除了你她不介绍其他的法语学生；而且她还说你又温柔又耐心，法语又学得特好，最适合做我的家教了。”

苏杭笑了笑。她能想像出于鹰当初怎样游说他答应去外贸大学听课的情景。

两人沉默了一会。

“我该回去了。”看看窗外天色有点晚，苏杭站起身来。

“现在就回么……好吧，我送你回去。”学生也站起身来。

可恰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学生急急走过去接电话，在电话里“嗯嗯”了两句后就转头冲苏杭招手，示意让她重新坐下。

苏杭只得又坐下。

看来学生这个电话无法在一时间里就打完，于是她就趁此仔细打量客厅的布置：客厅确实很宽敞，一排沙发放置于其中仍一点也不显拥挤；沙发旁是小冰箱。靠墙处有一张小圆桌，桌旁立着一个小酒吧柜，能隐约看见里面的几瓶高颈 XO；一个巨大的电视机放在沙发对面的台子上；除了电视机，台上还有电话机，学生就坐在台子上打电话。房间里所有的家具就这些了。苏杭觉得有点遗憾：本来这个宽敞的客厅可以被布置得很舒适的，假如他愿意的话，然而现在却让人看着觉得凌乱而

无生机——不仅因为角落里堆了那么一大堆蒙上了灰尘的矿泉水空瓶，而且报纸也随处乱扔：柜上、沙发上、桌子上、电视机上，哪儿都有，更因为这客厅里的空气是沉闷的，凝滞的，孤独的，少有人从外面世界带进来鲜活味，温香味，人情味。这个家真的是没有一点家的感觉！

苏杭坐在沙发上，一眼不眨地看着学生，突然感叹人的生存方式原来可以如此不同——例如他与她。她无言地收回目光。

然而，在不经意的转首瞬间，她的目光被定住了。她看到了窗台上放着的一个小瓷瓶，青玉色的。瓷瓶里插了几支玫瑰，深红色的，可能是玫瑰插入花瓶的时间太久了，花儿已经枯萎，花瓣的边缘也已成黑色。这时，夕阳从窗外透进来，柔和而静寂地铺在要残的玫瑰上，如在无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和生命的故事……

苏杭久久地凝视着。她有点冲动。是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方式可能很不一样——但是，人们渴望生命，渴望美丽的心情永远是一样的！不管是她，还是她的款爷学生。

也许我今后经常来这儿了，客厅就不会再这样寂寥孤独，也不会有夕阳下这般残损的生命了……苏杭突然这么想。她被那已死亡的小小生命感动了。

学生终于打完了电话。他从小桌子上跳下来，歉意地告诉她：他不能送她回去了，他要赶紧去办件事。

苏杭眼望着窗台上的残花，不置可否地说，“没事。只是……若你需要的話，我以后可以来你这儿上课。”

“什么？你说话当真？”学生又惊又喜。

“当真。”

“好！我出双倍钱，并给打的费。”

一丝不快拂过苏杭的脸。她把目光从枯萎玫瑰身上转向学生的脸庞，说：“我愿意上门教你法语不是因为想得到双倍钱！”

后来，苏杭就走了，学生帮她喊了辆出租车，并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她，她没接，学生就把钱给了司机。车要开动了，学生又大喊，“等等——”苏杭问还有什么事，学生从兜里掏出一个传呼机来：“差点忘了，这是今天上午刚买的，给你，以后我有空就传呼你来上课。”苏杭一听，刚要皱眉头——这学生的口气实在太命令式了！——但车已经开动了。苏杭突然觉得有点后悔：她不该那么冲动地答应上门做家教的。那玫瑰花也许本就是那么平常的，跟其它所有已凋谢了但没来得及被撤下的残花一样，怎么那时她就凭空产生了那么多感慨呢？而学生的客厅是否死气沉沉是否毫无生机，那又关她什么事！也许他就喜欢这样，她怎么突然产生一股侠义之气要试图帮他改变呢？荒唐十足的荒唐！

.....

握着传呼机，苏杭站在学校的电话亭外，觉得头隐隐作疼，眼下，她做下的荒唐事终于有了报应！而她不知道，以后这样的命令式电话究竟还有多少。

苏杭其实既不是苏州人，也不是杭州人。苏杭这地方被天下人熟知，然而苏杭的家乡却不过是倚着杨子江的一方很普通很平静的小城。小城虽小，但历史源远流长；那儿，一个亭，一道桥，一口井，一棵古木，一块青石板都能被爱叨唠的老阿伯们破译成一个个很美很悠长的故事。苏杭就是在这么一个有山有水充满韵味充满灵气的江南小城里长大的。

如同小城里所有长大了的小姑娘一样，才上中学的苏杭同